

● 现当代文学

“东方色彩”的自觉追求与建构 ——闻一多诗美实践与诗学理想再阐释

王 桂 妹

(吉林大学 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作者简介] 王桂妹(1970-),女,天津静海人,武汉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博士后,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现代文学研究。

[摘 要] 在中国新诗以“欧化”为“现代化”的转型期,闻一多因追求“东方色彩”而与时代主潮产生疏离。美国的新诗运动是促使闻一多审美潜意识中的“东方色彩”得以彰显的契机,但二者却有深刻的审美差异;尤其是进入现实语境后,“东方”更呈现出“他者化”色彩,闻一多以自己的诗歌构成对这一现实东方形象的逆向书写。就中国新诗发展的整体态势而言,闻一多这种偏向于“东方色彩”的诗美实践和诗学建构既有纠偏的一面,也呈现出自身的偏颇。

[关键词] 闻一多;东方色彩;新诗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3-0295-06

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创辟期与高潮期,“西化”不仅成为一种价值参照,而且作为“现代性”的同义语内化为一种自觉的追求。新文学——尤其是新诗,作为内置于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突围性环节,更是在“西化”(或称“欧化”)的浪潮中显示着脱离传统以求革命性变革的努力。因此,在这一以“西化”为“现代化”的特定历史语境中,闻一多能清醒地看待“欧化”,大力倡扬诗歌的“东方色彩”,并在同一美学基础上建构其诗学理想,这一文学现代性的本土化追求,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值得深入探讨。

一、“东方色彩”的审美差异

“东方色彩”在闻一多的审美意识中由潜意识上升为意识,其触发点是其留美期间与美国新诗运动的相遇。发生并勃兴于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美国新诗运动是以对“东方艺术”的审美认同来摆脱自身对于宗主国文学的附庸身份,寻求诗歌的本土化。美国新诗运动的中坚人物,从开创人物庞德到后起领袖洛威尔再到《诗》刊的主编蒙罗以及新诗运动中的健将弗莱契等等,无一不是从中国传统诗歌艺术中汲取了“东方式”的灵感进而寻找到艺术自我的。因此,对于这一“美国诗歌复兴”运动,庞德认为中国诗“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里找推动力”^[1](第18页)。就在美国新诗运动到达兴盛时期的1922年,闻一多留学到了美国芝加哥——美国新诗运动的中心,并与这一运动及其中心人物有了一段文学交往,共同构成一个文化接触地带,尤其在“东方艺术”所具有的审美情调上达成一定程度的感应。1922年,闻一多在给梁实秋的信中表达了一个中国诗人的狂喜:“快乐烧焦了我的心脏,我的血烧沸了,要涨破了我周身的血管!……我读了John Gould Fletcher底一首诗,名曰:《在蛮夷的中国诗人》……他是设色的神手。他的诗充满了浓丽的东方色彩……弗来琪唤醒了

的色彩的感觉。”^[2] (第117, 118页)诗人“被唤醒”的狂喜恰恰表明这种对于“浓丽的东方色彩”的迷恋始终伏藏于诗人的潜意识中,而今终于有了一个契机使之浮出审美意识的地表。实际上,在闻一多的早期诗歌中,如《红烛》、《李白之死》、《剑匣》、《红荷之魂》等,一种深植于传统深处的浓丽的东方神韵是非常鲜明的,明显地与“五四”初期的“西式”新诗创作主潮呈现出一种异质性色彩,只不过在古典与现代交错的新诗转型背景下,没有得到彰显罢了。而留学到美国,对故国乡土的思恋一方面使诗人更为敏锐地捕捉着“东方色彩”,另一方面又使之发酵蒸腾出更具本土色彩的诗情。梁实秋对于闻一多刚到美国时的心境颇有体会:“一多的思乡病是异于寻常的,他是以纯粹的中国诗人的气质而一旦投身于物质文明极发达的蛮荒。”^[3] (第95页)对于这样一个有着非同寻常的“怀乡病”的诗人,一丝一缕的“东方气息”都能触动其敏感的神经,而令闻一多如此欣喜若狂的美国诗人的“东方色彩”,所反射的正是中国诗歌和艺术的光与影。因此,与其说弗莱契唤醒了闻一多的“东方色彩”,不如说闻一多在更为深层和自觉的审美层面上发现了自己的“东方”,使他深切地反观到中国传统诗歌艺术特有的东方美质,并形成了他此后更为自觉的诗歌审美追求和评判标准。

闻一多与美国新诗人审美兴趣中的“东方色彩”并非是一种完全契合的审美感受,而是有着相当大的距离。甚至可以说,美国新诗运动对于“东方色彩”的审美追求从本质上讲是建立在对于东方艺术——主要是中国诗歌艺术的“误读”的基础上的。首先作为美国新诗运动的标志性和源头式的诗作——庞德的《神州集》本身就是源自一个美国的东方学家、诗人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在日本学习中国古典诗歌和日本诗歌的笔记,而庞德翻译的又并非全部,只是截取了其中的19首诗,其中以李白的诗居多,占12首。因此,中国古代诗歌在进入美国诗人的审美视界时,已经转了几次弯,打了若干折扣,而美国新诗运动中的很多诗人又是从《神州集》中感受东方,汲取灵感的,可想而知,真正的中国诗到此只剩下了一些微末的“遗存”。但更为关键的是“翻译诗歌”本身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误读过程,闻一多对此曾经有过精辟的识见,他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翻译鲜有成功的关键,在于“英文和中文两种文字的性质相差太远了”。“形式上的秣丽许是可以译的,气势上的浑璞可没法子译了。但是去掉了气势,又等于去掉了李太白。”闻一多认为,尤其是诗歌中一些“浑然天成的名句,它的好处太玄妙了,太精微了,是禁不起翻译的”。因此,在美国新诗运动中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闻一多也做过评判:“陆威尔(Amy Lowell)注重的便是诗里的绘画。陆威尔是一个 imagist,字句的色彩当然最先引起她的注意。只可惜李太白不是一个雕琢字句,刻画辞藻的诗人,跌宕的气势——排畧的音节是他的主要的特性。所以译太白与其注重辞藻,不如讲究音节了。陆威尔不及小烟薰良只因为这一点。”^[4] (第65-70页)而小烟薰良的翻译已经是错误百出了,可见,陆威尔等新诗人的翻译将会是怎样更严重的误读。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美国新诗运动对“东方色彩”的倾心与闻一多是性质不同的两种审美感受。令美国新诗人们着迷的还有出现于西方文献中、博物馆里乃至瓷器上的古中国的诗歌、建筑、书画艺术乃至古老传说中所散发的整饬而华丽的东方光彩,可以说,“东方”在美国新诗中更多的具有一种想象的成分,甚至连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也只是一个触媒,是触发诗人进行诗性想象的一个飞地。正是基于这样的想象的前提,美国新诗人对于东方色彩的采撷还基本限于自古以来西方对于东方的一种神秘的“异国情调”的认知,陆威尔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旧式诗人,由于浪漫主义的时尚,感到兴趣的是情调,是装饰;而现代诗人在中国诗中找到的不是相异而是相同。”^[1] (第181页)或者说,美国新诗人诗歌中的“东方色彩”只是一些表面上的光与影,甚至连这些表面上的光彩也只是诗人借以表达自身的一种介质而已。与此不同,对从小浸淫于中国传统诗歌中的闻一多而言,“东方色彩”绝对不是浮流于诗歌表面的光、彩乃至意象,而是由中国全部文化不断地提纯凝结而成的诗的“精魂”,体现着一个民族从形式到内容的全部气韵与精髓,它不仅仅固化在一个单纯的过去,而是依旧能鲜活地复活在现代的审美之中。因此,对于“五四”新诗运动以弃绝传统为“解放”的“欧化”风潮,诗人痛言:“不幸的诗神啊!他们争道替你解放,……谁知在打破枷锁镣铐时,他们竟连你底灵魂也一齐打破了呢!”^[5] (第77页)这正是一个由“传统”走到“现代”的诗人,基于自身的艺术敏感,确信“传统诗歌”与“现代诗歌”必然有着深植于文学根脉中的美质承传。实

际上,对于传统诗美与诗情的现代糅化,闻一多从事新诗创作伊始,便成为自觉的追求,这在其早期诗歌创作中有着更为鲜明的体现。

二、对现实东方形象的逆写

神秘而浓丽的“东方色彩”仅只留存于美国新诗人的诗学想象之中,而且就这种想象本身而言,也未能超越“西方”对“东方”一脉承传的“他者化”认知模式:“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记忆、非凡的经历。现在,它正一天天地消失;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消失,它的时代已经结束。”^[9](第1页)美国对于“东方”的认识显然是内置于这一近乎固化的欧洲传统之中的。因此,古老而辉煌的梦想与破败的现实构成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东方”的愚昧和落后恰是西方文明与进步的陪衬,是“沉默的他者”。与美国新诗人心目中充满了浓丽的东方色彩的古中国相比,现实的中国则是荒蛮、肮脏的渊薮。新诗运动的《诗》刊副主编尤妮丝·狄任斯1916年在中国无锡生活过一年,并完成了她的《匙子河诗集》,在这一诗集中,诗人所精心描绘的是中国的乞丐、自残肢体的职业求乞者;女仆骄傲地剥给她看自己“死肉般”的“金莲”以及城市里开口的粪池……在给美国朋友的信中写到:“你们不可能了解中国的肮脏、邋遢、悲惨……我那些来得太容易的乐观主义,美国式的对‘进步’的信心,在这里毫无用处了。”^[11](第101页)正是在西方人眼中的这种不无偏见的现实,使闻一多感受着弱国子民的愤懑与悲哀,在致父母家人的信中,他再三诉说这种遭贱视的痛苦。作为一个诗人,闻一多惟一舒泄情绪的方式便是诗歌,以一种诗性言说对抗西方对于东方的他者化想象。这种言说并非简单地指闻一多以中国诗人的身分介入美国的诗坛,而更在于他对于“沉默的他者”形象的颠覆性重写。梁实秋曾有回忆:“我们在学校里是被人注意的,至少我们的黄色的脸便令人觉得奇怪。有一天,学生赠的周刊发现了一首诗,题目是Sphinx,作者说我们中国人的脸沉默而神秘,像埃及人首狮身的怪物,他要求我们回答他我们在想些什么。……我和一多各做了一首小诗登在周刊上。这虽是学生时代的作品,但是一多这一首写得不坏,全校师生以后都对我们另眼看待了。”^[13](第13页)闻一多在Another‘Chinese’ Answering(《另一个中国人的回答》)中以复沓的形式认可了自身的沉默:“Even(But) my words might be riddles to you / so I choose to be silent.”但是在静默中,诗人却以华美的诗章展示了中华绚烂的文明。因此,这里的“沉默”不再如西方所认定的那样——是一个只能让西方代言的无力表达者,不再是被西方“给定”的失语状态,而是在彼此隔膜的文化状态下,主动“选择”的沉默,其后深蕴着智慧与丰富。因此,这正是闻一多以诗性言说对于“沉默的他者”的逆向抒写。但是,一个弱国子民在一个强大的殖民空间必然要经受的身心创伤终于改变了闻一多的人生道路。“一多来到珂泉,是他抛弃绘画专攻文学的一个关键。”^[13](第11页)闻一多正是要借助于诗歌,改变东方“被书写”的沉默状态,以自己的诗歌重构民族的形象。他此一时期的《洗衣歌》正是对于西方人眼中的“现实中国形象”的逆写。当时,洗衣是美国华侨最普遍同时也是被认为卑贱的职业,“因此留学生常常被人问道:‘你的爸爸是洗衣裳的吗?许多人忍受不了这侮辱’”^[7](第163页)。同样的形象也出现在美国新诗运动的诗人笔下,林赛的《中国夜莺》中便出现过“一个‘专心干活,弯腰熨烫’的张洗衣工,但是并无侮辱的意思,同时威廉斯在他的《酸葡萄》中也有一首题为《年轻的洗衣工》:

太太们,我请求你们照应

我的朋友吴启;年轻,心灵手巧

手脚干净,他的肌肉

在单薄的蓝衫下滚动;赤裸的脚

穿着草鞋,一个脚跟踮起,又换一只脚

永远在寻找新的姿势

请把你家丈夫的衬衫给吴启洗

显然,诗人在友好中带着鲜明的怜悯的味道,对于这种难堪的“施恩态度”,与闻一多同在美国留学的梁实秋有着深切的体会:“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在失掉自由的时候才最能知道自由之可贵,在得不到平等待遇的时候才最能体会到平等之重要。年轻的学生到了美国,除了极少数丧心病狂甘心数典忘祖的以外,大都怀有强烈的爱国心。美国人对中国人民是友善的,但是他们有他们的优越感,在民族的偏见上可能比欧洲人还要表现得强烈些。其表现的方式有时是直截了当的侮辱,有时是冷峻的距离,有时是高傲的施予怜悯。”^[3](第113页)而闻一多的《洗衣歌》则一改“洗衣者”原有的卑微形象,相反却赋予了被西方人视为“卑贱”的职业一种“神秘”乃至“神圣”的意味——洗衣者成了“悲哀”、“贪心”、“欲火”、“铜臭”、“血腥”……一切西方物化世界里肮脏与罪恶的见证人和洗涤者。以《洗衣歌》作为标志性言说文本,涌现于这一时段的《醒呀》、《七子之歌》、《南海之神》、《我是中国人》……都是诗人“历年旅外因受尽帝国主义闲气而喊出不平的呼声”^[7](第221页)。

与美国新诗运动中的诗人们以西方心态对于“东方文化”表面色彩与情调的追趋不同,闻一多始终是作为东方文化的同体者出现的,他对于东方文化的爱是深炽于骨髓的,但一个显见的事实则是闻一多所倾情的“东方文化”依旧局囿于传统之中,在 *A nother “Chinese” Answering* 中,诗人借以傲视西方的中华宝藏也依旧是“a jade tea-cup”(翠玉的茶杯)“an embroidered gown”(刺绣的蟒袍)以及“silk-bound books(丝绸装订的典籍)”等辉煌而陈旧的古文明。同样,诗人用以塑造东方形象的也是由“昆仑”、“五岳”、“黄河”、“泰山”、“孔子”、“庄周”、“黄帝尧舜”、“荆轲聂政”等传统符码共同编织的“历史”的辉煌。伟大的传统与破败的现实不仅在现实语境中,更在诗人的心灵中处于严重的割裂状态。当诗人从传统构筑的辉煌诗境走到中国现实的土地上时,他必然会“发现”一个历史以外的现实:“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发现》)与当时对中国的现实有着同样悲愤情绪的郭沫若不同,闻一多不是要把原有的历史、文化与一切黑暗的现实都尽情焚毁,创造一个新生,相反,现实的痛楚使闻一多更为虔敬地向历史和文化深处沉潜: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
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
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
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
谁的心里有尧舜的心,
谁的血是荆轲聂政的血,
谁是神农皇帝的遗孽。——《祈祷》

诗人之所以要向历史祈祷,是因为坚信这辉煌的历史必然蕴蓄着火山般的力量:“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一句话》)正如闻一多由美国的珂泉下决心弃美术而向文学一样,从传统中寻求文化的精魂也可以认为是他弃诗歌而向历史(学术)的理由之一。闻一多坚信历史才是最伟大的诗篇:“有比历史更伟大的诗篇吗?我不能想象一个人不能在历史(现代也在内,因为它是历史的延长)里看出诗来,而还能懂诗。”^[4](第380页)而要拯救“在悠久的文化的末路中喘息着”的国家灵魂必须要有“民族的本位精神”:“我所指的不是掇拾一两个旧诗词的语句来装点门面便可了事……要的是对本国历史与文化的普遍而深刻的认识,与由这种认识而生的一种热烈的追怀,拿前人的语句来说,便是‘发思古之幽情’。一个作家非有这种情怀,决不足为他的文化的代言者,而一个人除非是他的文化的代言者,又不足称为一个作家,我们既不能老恃着 Pearl Buck 在小说里写我们的农村生活,或一二准 Pearl Buck 在小说里写我们的学校生活,那么这比小说戏剧还要主观,还要严重的诗,更不能不要道地的本国人,并且彻底的了解,真诚的爱慕‘本位文化人’的人来写它了。”^[4](第186页)闻一多所反对的一方面是本民族在“被书写、被言说”中被西方“他者化”的状态,另一方面则是在“西化的狂热”中生却自我的行为,而要求新诗要有自己的本质和精神。

三、建构东方诗学的执著与偏至

与闻一多偏向“东方色彩”的诗美实践以纠正“欧化”的诗歌创作趋向相一致,建构具有真正东方意义上的诗学,也是诗人自觉的追求。

闻一多的早期诗学追求体现出一种既认同时代又与之相疏离的特征。所谓“认同”是基于一种诗歌现代性的追求而要求新诗从旧诗词中脱离、转型的时代性努力。作为一个对现代新诗有着充分自觉的诗评家,闻一多同样是以批判旧诗、倡扬新诗的精神为己任的:“我诚诚恳恳地奉劝那些落伍的诗家,你们要闹玩儿便罢,若要真做诗,只有新诗这条道走。”^[4](第38页)但是,在新诗的初创期,新与旧必然要处于一种杂糅状态,诗人如何摆脱旧诗的不良侵蚀,并进一步使新诗成功地“熔铸”旧诗,确实需要能同时深悟新诗与旧诗三昧的行家里手做出判断与分析。闻一多认为,俞平伯的《冬夜》凝练、绵密、婉细的音节特色正是从旧诗和词曲蜕化的结果,但对音节的完美追求,却造成意境上的亏损,因为太执著于词曲的音节而使诗歌无法承载繁密的思想,并造成了一种粗率的词调。因此,闻一多鼓动新诗人“摆脱词曲的记忆,跨在幻想底狂恣的翅膀上遨游”,这样才能“拈得更加开扩的艺术”。因此,对旧诗词的批判正是诗人与时代的同调,而且这种批判较之新文化运动者对新诗的功利性要求——承载启蒙思想或者承载白话文,更具有艺术上的冷静与公允。因此,出于比较纯粹的诗歌艺术方面的考虑,闻一多对于当时已经取得时代合法性的“思想观念”对艺术审美的妨害也毫不客气地进行了批驳,从而显示出与时代统摄性话语的疏离:“恐怕《冬夜》所以缺少很有幻象的作品,是因为作者对于诗——艺术的观念底错误。作者底《诗的进化的还原论》内包括二个最紧要之点,民众化的艺术与为善的艺术。”“《冬夜》的诗恰是‘得了平民的精神,而失了诗底艺术’。所以,闻一多觉得诗人‘情感也不挚,因为太多教训理论……追究其根本错误,还是那‘诗的进化的还原论’”^[4](第69-93页)。闻一多从艺术审美出发反驳“思想观念”对诗的干扰,显然捕捉到了新诗初创期的弊病。但是,新诗的现代转型正是在新诗与现代思想观念的互相承载中获得动力的,因此,完全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否定这一点显然也是一种错位的批评,尤其是对于胡适的“自由诗”的历史性价值以及《蕙的风》的时代效应进行彻底否定,显然有失偏颇。

闻一多建构现代诗学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对“地方色彩”的强调,这一主张是与其倾心的“东方色彩”相一致的。在对《女神》的评价中,诗人认为《女神》值得称颂的是其体现出来的20世纪的“时代精神”,而《女神》严重的缺憾则是在“欧化底狂癖”中丧失了一种“地方色彩”:“现在的新诗有的是‘德谟克拉西’,有的是泰果尔,亚坡罗,有的是‘心弦’‘洗礼’等洋名词。但是,我们的中国在那里?我们四千年的华胄在那里?那里是我们的大江,黄河,昆仑,洞庭,西子?又那里是我们的《三百篇》,《楚骚》,李,杜,苏,陆?”诗人认为,新诗的理想状态是“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但是,这一具有学理公允性的理想状态实际是一种无法完成的状态。诗人认为若要纠正新诗中“欧化的狂癖”与“地方色彩的缺失”,首先“当恢复我们对于旧文学底信仰”,其次“更应该了解东方底文化。东方底文化是绝对地美的,是韵雅的。东方的文化而且又是人类所有的最彻底文化”^[4](第110-123页)。因此,以西方现代文明为主体的“时代精神”在被提出之后又被悬置了,而“地方色彩”、“东方文化”与“旧文学”则在同构的意义上成为最终的追求。而源于当时民族危亡语境下,“文化”将被征服的深切忧虑,则使诗人的诗歌实践与诗学理想更甚地投入到传统之中。闻一多在1925年与梁实秋的通信中承认自己“诗风近有剧变”,“废旧诗六年矣。复理铅槧,纪以绝句”。与此相表里的则是诗人对于艺国的前途的设定:“神州不乏他山石,李杜光芒万丈长。”^[4](第223页)这种完全转向传统寻求新诗发展的思路处于民族危亡的历史语境自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而就新诗发展所需要的良性生态环境而言,显然是偏狭的,不符合中国新诗发展的实际。

贯穿于闻一多诗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的建设性理论,同时也是与当时的新诗理论产生最大疏离效应的是对诗歌节奏与格律的独到研究。在“诗体大解放”的潮流中,新诗“废除格律”已经赢得了时代

激情并获得了启蒙时期的正义性价值, 闻一多的逆向思维就显得更加可贵。闻一多作于清华时代的英文报告提纲《诗歌的节奏》中, 已经清晰地表明诗人是以生理学、心理学、生物学以及人类学等多种现代科学为基础, 来研究作为诗的内在质素的节奏和韵律, 这就大大超越了新诗革命时期的文白之争和古今之辨, 进入到诗美的内在律的研究。针对当时已成定格的“废除格律”的新诗主张, 闻一多则从古今中外的审美实践中为被“打倒”的格律正名, 进而提出了作为中国现代诗学的基石性理论——诗的三美主张: 音乐的美, 绘画的美和建筑的美。属于同一范畴的研究还有闻一多的《律诗底研究》, 在这一古典诗歌研究领域, 闻一多用西方现代美学理念对中国的律诗进行审美分析, 使属于中国传统诗歌的独特美质在现代视域中获得其应有的价值。但是, 当诗歌处于现代转型的突围期, “弃旧”依然是新诗不容懈怠的生存话题时, 提倡格律, 显然尚未获得一个成熟的语境, 因此也无法取得更为显豁的效果, 而且对于中国的新诗而言, “格律”也只是新诗发展中的一格, 无法统摄新诗的全部, 而格律之外的自由体诗同样体现着新诗现代转型的成功路向。对于闻一多的诗学建构, 应该从中国新诗的整体发展脉络出发, 既要看到其纠偏的一面, 也不应回避其自身所产生的偏颇。

[参 考 文 献]

- [1] 赵毅衡. 诗神远游[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 [2] 闻一多. 闻一多全集: 第12卷[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 [3] 梁实秋. 梁实秋怀人丛录[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1.
- [4] 闻一多. 闻一多全集: 第6卷[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 [5] 闻一多. 闻一多全集: 第2卷[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 [6] [美] 爱德华·W·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 [7] 闻一多. 闻一多全集: 第1卷[M]. 武汉: 人民湖北出版社, 1993.

(责任编辑 何坤翁)

“Oriental Colour”: Conscious Pursuit and Construction

WANG Gui-me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Jilin, China)

Biography: WANG Gui-mei (1970-), female,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Jili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when the New Poem brings about a modern reform, westernization becomes the main way, but WEN Yi-duo advocates the oriental colour unusually. The Renaissance of poem movement in American is the catalyst which evidence the oriental colour concealed in WEN's aesthetic subconsciousness, even so they have the deep aesthetic difference, especially getting into the “real” situation, the orient was regarded as “the other”, so WEN's poems become the counter—w rite to the oriental image created by the West. As far as the whole developing state of New Poem of China, WEN Yi-duo's poetic theory has double effects: rectifying the deviation and also the bias itself.

Key words: WEN Yi-duo; Oriental Colour; New Poem